

李國參 著

被遺忘的 一個香港故事



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

李國參著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書名 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

原著 李國參

出版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一樓一〇六室

電話：二三五三 五八五六 傳真：二三二九 六五八五

郵箱：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八九三一號

網址：<http://www.hkauthors.com.hk>

電子郵箱：forward@hkauthors.com

forward@forward.biz.com.hk

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號地下

電話：二三八一 八二五一 傳真：二三九七 一五一九

印刷 廣記印務公司

香港九龍大角咀榆樹街十四號華源工業大廈九樓

分色製作 星輝分色製作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十樓四室

電話：二三二三 〇〇六三 傳真：二三五二 三九四七

版次 二〇〇一年十月初版

國際書號 ISBN 962-16-0141-X

©2000 Forward Book Co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人總是追求安樂的，也寄望世間環境安樂。眾生天命之為何，冥冥中怎麼回事？其實都是人極真實的感受，世間情的困惑而已。因此，虛構的故事，也是世間情的故事；你當真也好，它還是虛構的故事；不當真，它原來就是虛構的故事。這算是世間小說的內容罷。世間情歡之哀之，莫可奈何。我想，用拍拉圖式理想理解，也是絕無僅有罷。因此，集裡小說，在海上寫的和在地上寫的，只是階段的分別罷了。其次，關於文君，她悄然來探望我，我知道是有緣千里一絲牽；於是，我跟她盡情享受這個文字遊戲。我招呼她一杯熱水，連茶葉也無，貴在相知相愛而已。

對於文字遊戲激射的情節，對我來說始終是種缺憾，但也彌足珍貴了，我是這樣想。大半輩子，日夜面對的都是油鹽醬醋茶（有時加少許味精，有時免味，隨顧客口味），在庸碌的抄鍋生涯裡，早就沒有自我了。我以為，記錄下來的一鱗半爪，在質和量上微不足道，僅作為與文君邂逅的紀念，留待他年入土為安；這似乎又是極之無奈的一場恩情恩愛。然而，這些世間故事卻以別樣方式面對我，

我就不能無動於衷了。從未敢奢望的，竟像夢境成真，似也變成有意思的東西，成了別樣的個人收藏品，我怎不欣喜，是嗎？戀愛中的女人最美。蠱惑的人妻，也令人難捨難離；因此，激射的恩情恩愛，也成藕斷絲連了。我跟文君的邂逅之情也註定是缺憾了，我還奢侈甚麼？

《嘸吟齋文案存稿》短篇小說有緣出書，我最要感謝的，就是《科華圖書出版公司》鄭炳南兄（宜迅），他是我的良師益友，沒有他的眷顧和鼓勵，以及他和出版社全人的鼎力相助；我想《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》，也許永遠被我遺忘了。他原計劃助我出存稿中散文集，已是兩年前事了；不想原計劃的散文集成了現在的小說集，這也是天意。總之，夢境成真之後，對於良師益友的原意和真情，我被感動之餘也變得手忙腳亂，擁擠文君欣喜之也戚戚然！感嘆歲月不留人。我離文化圈子實在太遠了，早已成了背時人物而未自知。這纔是我寫虛構故事時遺忘的一個空白。

借此還該說明下集中小說，除《北野町投宿者》《新刻歷史牌坊》之一，《伽耶琴演奏者》在六七十年代的《星島日報》副刊，《純文字》發表外，其餘各篇未曾有任何報章雜誌發表。

二〇〇一、四、十四美國南卡嘸吟齋

李國參 著

被遺忘的 一個香港故事



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

李國參著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書名 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

原著 李國參

出版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一樓一〇六室

電話：二三五三 五八五六 傳真：二三二九 六五八五

郵箱：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八九三一號

網址：<http://www.hkauthors.com.hk>

電子郵箱：forward@hkauthors.com

forward@forward.biz.com.hk

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號地下

電話：二三八一 八二五一 傳真：二三九七 一五一九

印刷 廣記印務公司

香港九龍大角咀榆樹街十四號華源工業大廈九樓

分色製作 星輝分色製作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十樓四室

電話：二三二三 〇〇六三 傳真：二三五二 三九四七

版次 二〇〇一年十月初版

國際書號 ISBN 962-16-0141-X

©2000 Forward Book Co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錄

前言.....七

北野町投宿者.....九

新刻歷史牌坊.....二十

伽耶琴演奏者.....三九

寒山寺春畫.....五一

沙漠浮圖.....七八

歸鄉情事.....九二

古墟傳說	一二七
死亡證之旅	一三九
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	一五六
酒鬼之死	一八五
紅塵戲事	二〇〇

前言

人總是追求安樂的，也寄望世間環境安樂。眾生天命之為何，冥冥中怎麼回事？其實都是人極真實的感受，世間情的困惑而已。因此，虛構的故事，也是世間情的故事；你當真也好，它還是虛構的故事；不當真，它原來就是虛構的故事。這算是世間小說的內容罷。世間情歡之哀之，莫可奈何。我想，用拍拉圖式理想理解，也是絕無僅有罷。因此，集裡小說，在海上寫的和在地上寫的，只是階段的分別罷了。其次，關於文君，她悄然來探望我，我知道是有緣千里一絲牽；於是，我跟她盡情享受這個文字遊戲。我招呼她一杯熱水，連茶葉也無，貴在相知相愛而已。

對於文字遊戲激射的情節，對我來說始終是種缺憾，但也彌足珍貴了，我是這樣想。大半輩子，日夜面對的都是油鹽醬醋茶（有時加少許味精，有時免味，隨顧客口味），在庸碌的抄鍋生涯裡，早就沒有自我了。我以為，記錄下來的一鱗半爪，在質和量上微不足道，僅作為與文君邂逅的紀念，留待他年入土為安；這似乎又是極之無奈的一場恩情恩愛。然而，這些世間故事卻以別樣方式面對我，

我就不能無動於衷了。從未敢奢望的，竟像夢境成真，似也變成有意思的東西，成了別樣的個人收藏品，我怎不欣喜，是嗎？戀愛中的女人最美。蠱惑的人妻，也令人難捨難離；因此，激射的恩情恩愛，也成藕斷絲連了。我跟文君的邂逅之情也註定是缺憾了，我還奢侈甚麼？

《嘸吟齋文案存稿》短篇小說有緣出書，我最要感謝的，就是《科華圖書出版公司》鄭炳南兄（宜迅），他是我的良師益友，沒有他的眷顧和鼓勵，以及他和出版社全人的鼎力相助；我想《被遺忘的一個香港故事》，也許永遠被我遺忘了。他原計劃助我出存稿中散文集，已是兩年前事了；不想原計劃的散文集成了現在的小說集，這也是天意。總之，夢境成真之後，對於良師益友的原意和真情，我被感動之餘也變得手忙腳亂，擁擠文君欣喜之也戚戚然！感嘆歲月不留人。我離文化圈子實在太遠了，早已成了背時人物而未自知。這纔是我寫虛構故事時遺忘的一個空白。

借此還該說明下集中小說，除《北野町投宿者》《新刻歷史牌坊》之一，《伽耶琴演奏者》在六七十年代的《星島日報》副刊，《純文字》發表外，其餘各篇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發表。

北野町投宿者

「梅維斯之環」的安部真怪！東瀛佬就連一點寬容心都沒有。人類真是那麼可憐可惡的。男人的情慾。女人的肉慾。男女之性。男和女就那麼無援無助的，在那崩砂之洞。還有陷砂的逃亡呀。多麼野蠻的懲罰喲！我就要來觀光觀光這個民族。看望這幅扶桑島！想得也太天真，你呀我只是過客而已。他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會生出這份心思，去想一個東瀛作家的怪癖。甚麼時候讀的這本書？竟又一時想不起來，而書裡故事往往無意間觸摸了心祕。然而，天真也罷，我確是來了扶桑國哪。我心裡對這國家有過點滴文化緣份呢。其實，談起文化緣這層，我也不會提到很高的層面上。是很舊的記憶了，我總知道有個時期十分景仰了你們扶桑國破碎後的文化遺產，就不談安部的「砂丘之女」吧，「千羽鶴」的茶道功夫，就夠我對貴國文化生起典雅式想像了。「赤樂茶碗」呀，「黑樂茶碗」呀，謂之「茶之湯」。真正是趣味盎然。自然嘍說起茶道之樂，也許表示一國文化的別一象徵。妳知道「茶道」來自中國嗎？川端寫了那個穿千羽鶴和服的美狄村子，對破落世下的遺族那小子一往深情，

雖不比那個有墨痣的孀婦那般富於主題性，但也點綴一派小插曲的婉約纏綿啊。……這自然是屬於他自個兒意識之下的飛翔而已，可想像他像個會變形動物一般，有些神秘的氣質。在慾望過後矇矓間，狂熱着這種天真無邪，做這些含糊的獨白，想來也很高貴。那情景，大抵同火燒赤壁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一般風情萬種了。

然而，怎想也好，真像大病了一場，他已經感覺大虛脫了。人類生殖器的貪歡，到終結的時候，畢竟像一種罪罰！懊悔像註定的符號鑲刻在心坎裡，留下來的多半是空虛和虛脫。就像一隻鷺子吧，萬里長空氣派萬千，但在亂石穿雲處迷失了路途，破滅了一派英雄感。情景是如他想像一樣的，成為一個未世的英雄，而女人不知道是個犧牲品。

抽起了褲子，接着穿鞋子，他跪在蒲團上凝睇壁鏡中的自我——像大虛脫後的一片輪廓，瞳子間流露出絕望的悲戚，相貌非常頹廢。女人仍橫陳在地褥子上，望着鏡裡的他笑得那末放肆，姿態非常的夭治。真不知羞的女人！只有妓女纔會堂而皇之地裸裡自己的赤體，就為着二千丹代價喲！還不快遮羞，我不欲觀之矣！誰還希罕妳那雙紅棗子……有甚麼好笑的。

「你是傻子，傻子！」

而裸裡的女人越笑得興奮，真是莫名其妙的女人，為了我那份懊喪？何理之有！

為了她那副笑相，他也着實煩燥，也就跪向女人的榻榻米上，輕揉了一下她胸脯上兩顆朱紅小棗子，然後拖一幅繡着瓶子櫻花的錦被掩蓋了女人的兩腿風景。然後不加考慮似的說：「傻子，你在罵我傻子？」

「你是傻子，真是失魂神！」仍是那種三歲小童般的笑聲。

「我說的那些妳聽明白麼？妳說。」

但無意之間他的臉熱辣辣發起燒來。他纔明白過來，剛纔那些獨白（實在是極入心機道給女人聽的）變得多餘了。我還管她聽懂多少。顯然她已大半懂得嘛，不然她不會笑得那末放浪形骸。其實我週遊列國，人生充滿傳奇性，也具備了優越性。我就是有了這個優越性，由中國到香港，橫渡了東瀛，過國過族，是我僥倖。的確是僥倖的。我並沒忘掉投宿北野町妓女館是屬於優越之外的情景。倘若不是「中華料理」朱老闆一番故國情懷，我又怎有那份心情哩。或者是種緣份吧，妳竟懂得一點生妙似的國語，真是托福囉。我的心意妳會懂的。我要妳瞭解我，我對貴國有着和平的熱愛。……少年那些印象呀，是我不欲說的那些遙遠的故事。帶血帶淚的故事由老上輩缺牙的嘴裡講出來的悽慘之情。我為什麼在這時候去想呢，妳會明白吧！孩童的心那末單純，而悽悽慘慘的屬於悽慘映相……我如何向妳說？人類已狂熱地企圖掃蕩廢除廢墟城堡底下刀戳人面的鏡頭了。東瀛刀的原始冷利乃石器時代的產品，據說從敵國轉入了東瀛扶桑島。你們熱愛這文化，又那末奸詐好勝。什麼武士道，簡直原始野蠻，忘恩負義，太陽旗插在黃牙嶺上，掛着親族們的腦殼。還有我爺和爹娘說的故事：……二千年前皇帝盼望長生不老，築構了「長生殿」。伍百童男童女屬於神話嗎？不是。我看你們同我們都是同文同種嘍。自然囉，過去的終歸過去，本民族原就有不記仇的仁愛心。我們的現代浸在冊子底下，真的麻木得不會抬頭嗎？妳這樣想就大錯特錯啊！

現在，女人和男人都不笑了。女人和男人都回復了原來的「樣子」。人祇有在這樣的情景下纔像

人吧。女人和男人竟酷似萍水相逢的知己。女人微微地露出嘴角那個梨渦淺笑，她幾乎是非常欣悅地跪在五彩和服之下。而他呢，頓然生起初掀開珠簾子時那份情慾（自然打算來了之後如何愛惜這尊「愛神」）。「小子你自己過去吧，別心慌意亂呀。她是北野町有名的東瀛妹。你們行家同她結過香火緣吶。」《中華料理》朱老闆領他過了燈光掩映的瓦簷子下的布簾子裡。「我去吶，做完之後就來喝茶吧。」朱老闆說。望着朱老闆四平八穩的跨入了貝殼面的街，而一街的燈籠酒招子，就像許多偷窺的人面相，令他猶豫膽怯了一陣子。但他還是跨過樓梯間了。在樓梯下面脫了鞋子。忐忑的心跳如上樓梯的調子。掀開了低垂的珠簾子，女人正跪坐在蒲團子上，裹着她的五彩和服，凝望着面前一個玲瓏的錫壺子。錫壺子端坐在圓盤上，旁邊還端坐兩隻寶藍色淺底瓷碗。他非常懊惱先前朱老闆那段話。為甚麼偏向我說那些話呢？該是我第一個親近美人香澤啲……繡珠簾子在背後晃呀晃的，映着他靦腆的臉孔。他赤着腳板，不知難過呢還是跨上前去。

「先生，是朱老闆領的路麼。謝謝您，謝謝您……」而妓女的確一派中國話，嘴角邊的梨渦子叫他想像，她不該做妓女。

「嗯……」他不知怎麼回答她好。

然後就是女人跟男人……

妓女的微笑再不屬於先前的冷嘲熱諷那般味兒了。壁燈上的粉紅色燈光像一抹幽微色彩，描畫得那樣地迷人。妓女背壁的跪姿，正映射着那幅高掛的「春宮圖」——男人和女人都是輕描淡寫的和服，都是半裸的流線體。男人是中古時代的造型吧。他想：春宮男子頭上的髻子才最代表矮子本色。